

# 雨水

雨水是24节气中的第2个节气，每年的正月十五前后（公历2月18—20日），太阳黄经达330度时，是二十四节气的雨水。此时，气温回升、冰雪融化、降水增多，故取名为雨水。雨水，表示两层意思，一是天气回暖，降水量逐渐增多了，二是在降水形式上，雪渐少了，雨渐多了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：“正月中，天一生水。春始属木，然生木者必水也，故立春后继之雨水。且东风既解冻，则散而为雨矣。”意思是说，雨水节气前后，万物开始萌动，春天就要到了。

“雨水”过后，中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回升到0℃以上，但我国的西北、东北依然没有走出冬天的范畴，很多地方还没有摆脱冬季的寒冷，天气仍以寒为主，降水也以雪为主。

## 春夜喜雨

〔唐〕杜甫

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  
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  
野径云俱黑，江船火独明。  
晓看红湿处，花重锦官城。

## 过日子

◇程译

时间像一篇没有句读，也没有章节的长文，又像一条没有源头，也没有尽头的长河。为了计量这无止无尽的流年，时间便被分章断节，短有分秒，长有年月。

过日子，过日子，生活就是一天天过下去，顺着时间淌。

可是，各人的日子，过法又不一样。以分秒计时，是忙得天花乱坠的人。一桩事挨着一桩事，见缝插针，马不停蹄。时间掰得这么碎，不会是个闲人。闲人的时间，是成块成块的，一件事和一件事之间还隔着大把的时间，没有一点忙样。在黄昏里转悠，在田野里瞎逛，发呆望天，停步看花，都是闲事。

老友的家，以周计时。工作地不远也不近，每日来回，家中大涨一笔开销不说，另有舟车劳顿。于是，丈夫一周一回。夫妻间的对话往往是这样的：“这周末，咱带孩子去趟游乐园吧？”“下周回不来了，得加班。”生活，一周周地过，一年拢共不过五十多周，夫妻俩商量的事好像也比别人家少似的。

小时候，邻家叔婶丢了一双儿女在家，去外面打拼。回来一趟，已过半载。一对儿女，在墙上画好竖杠，走掉一个月，划掉一道杠。以月计时，墙上的竖杠都被划掉了，爸妈也就到家门口了。划着划着，童年就走掉了，如白驹过隙。

——摘自《辽沈晚报》

## 拾书

◇陆岸

汉学系的藏书四五千册，不时还有捐赠，来自退休的教授、过世的学者、合作的院系。新书到库，秘书列出清单，发给各位老师，标明哪些已有，询问哪些要留。不留的书单，发给别校汉学系。再度落选的，摆在图书馆门口的小架子上，任学生自取，旁边一只捐款箱，丰俭随宜。

秘书出身图书馆学，工作认真细致，唯独不通汉学；老师们研究、教学不暇，旁顾有限。一些少见的版本便流到小书架上，德国学生见识尚浅，成了我的探囊之物。拾过“万有文库”的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四十册、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《宋书》十六册、《隋书》十二册，亚东图书馆《程乙本红楼梦》、国立华北编译馆《论语集释》。都是耄耋老书，珍藏宠渥，一点不显旧。

不过这几本，沧海一粟而已，系里的线装书函就以百计。今年学校改革，院系藏书要对外开放。我护书心切，向系里请缨，编定不外借的书目，依照年代、存量、市场价格分级管理。前后忙了一个月，汉文图书中，就选出近千部。

我好古爱书，自然欢喜；只是将来纳新吐故，恐怕捡不到漏了。

——摘自《新民晚报》



凡本版所采用稿件作者，请与本报编辑部联系，领取稿费。

## 诗意雨水

◇周衍会

雨水，是个富有诗情画意的词汇，也是一个有人情味的节气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说：“正月中，天一生水，春始属木，然生木者必水也，故立春后继之雨水。且东风既解冻，则散而为雨矣。”

如此诗意而纯真的雨水，就滴落在小学的课本里——“滴答滴答，下雨啦，下雨啦。麦苗说，下吧，下吧，我要长大……”少时，这是印象最深的一篇课文，有着童真的声音和色彩，让人到中年的我们，只要一看到“雨水”二字，就会勾起对旧时光的美好回忆，以及对懵懂童年的怀念。另一篇跟雨水有关的课文，是朱自清先生的《春》：“看，像牛毛，像花针，像细丝，密密地斜织着，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。树叶却绿得发亮，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……”初中时学过这篇课文，且背得滚瓜烂熟。师范毕业后，我又教过这篇文章，还出过全市公开课，更是印象深刻。

语文课本中描写雨水的诗歌，更是不胜枚举——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

生。”“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”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”。“渭城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”……无论下不下雨，只要诵读起这些美丽的诗句，一种雨意蒙蒙的诗情画意就会瞬间溢满心间。

记忆中，搞笑的雨水来自一个叫小来的小伙伴。小来舌头有点短，说话不太清楚，学习也不好，我们常打趣他。记得语文课上学习用关联词语造句，老师点名让他用“越……越……”造句，他吭哧了半天，愣没说上来。老师生气了，说：“小来啊，你是越来越笨了。”一次课间，下雨了，是蒙蒙烟雨。我们站在教室屋檐下赏雨，其时，校园里桃花盛开，燕子斜飞，沙沙雨声中，各种树木的叶子绿得发亮……大家都静下来，陶醉在春天的美丽风光中。小来的内心显然也受到了触动，突然来了一句：“春天的小雨啊，越来越笨……”他一激动，竟出现口误。大家错愕了一下，待明白过来，哄堂大笑。小来是个淳朴少年，除了成绩不好，人缘不错，同学们都愿意跟他玩。如今同

学聚会，大家常拿这个梗开玩笑，他也不恼，也跟着开心地笑，让人想起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。

思念的雨水，飘落在爷爷忙碌的身影里。爷爷是个出色的农人，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，又跟我的一位曾祖父读过几年私塾，对传统节气习俗极为重视，尤其讲究仪式感。雨水时节，气温回升，小麦开始返青，正是小春管理、大春备耕的关键时期。这天，无论有没有雨，爷爷都要或荷锄，或扛耷，有时也空着手，到地里看看墒情，观察小麦长势。如这天恰逢有雨，爷爷更是喜笑颜开，念叨一句：“春雨贵如油啊。”接着，爷爷戴上斗笠，披上家中那件古董蓑衣，到地里走一遭，那滑稽的样子总让我想笑。笑完，我又想起一首词：“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”记忆中，那是多美的一幅画面啊！

诗意雨水，雨水润心。雨水，是个让人怀想又充满了希望的字眼，那是一首绿色的诗，一支婉转的歌，一幅彩色的画，在飘飘洒洒中，绘出一个万紫千红的春天。

——摘自《兰州日报》



菜地里的那方春韭，是我家院里的报春使者。

每年冬天，母亲都要给韭菜覆一次焚烧过的秸草灰作为“保温膜”。二月，别的花花草草还睡意朦胧，韭菜们便提醒自己：我来人间一趟，我要看看春天。于是伸伸懒腰，挺直小腰板，拼尽全力从厚厚的棉被里探出头来，一排芽儿嫩鲜鲜、俏生生，见风就长。一天一个模样，没几天，绿油油的连成一片。

然而，有一年的冬天发了大脾气，发了疯般的冷。许是母亲给韭菜地盖的“被子”太厚，让它们舍不得离开暖烘烘的被窝，于是接着蒙头睡觉。我们几个小孩子时不时地巴望着，做梦都想有一天早上抑或中午，惊喜地发现了鹅黄嫩绿的小尖尖，然后兴奋地边跑边宣告：韭菜长出来了！“正月葱，二月韭”，我们都惦记着往年母亲用春韭包的饺子，炸的韭菜盒子，绿旺旺的那片早韭是我们舌尖上的春味，想想都会让我们回味无穷。

失望多了，再不抱希望时，母亲笑着说：“耐心等等，韭菜生命力强，轻易不服输的。不信，明天我用菜耙给它们松松土，你们就看到了。”

第二天，母亲用菜耙轻轻地拨拉着，把结块的土松松散。我们蹲在一边，仔细看松动后的秸草灰下的变化。果真，韭菜在厚重的铠甲下，弯曲着身体，似乎在喊着号子，使着全身的气力在顶出来。一旦上面的负荷有所减弱，它们扭胳膊踢腿，兴冲冲地钻出来，在春风中摇曳生姿。“渐觉东风料峭寒，青蒿黄韭试春盘。”过几天，早韭成了春之宴的一道主菜，味儿醇正，营养丰富。

和韭菜做邻居的小葱也不甘示弱。母亲种小葱时上面定要盖一层细沙。我不禁为小葱叫屈：人为地给它套个枷锁，实在不公平。它们有多大的毅力才能顶沙而出？等小葱纤纤身影出现在沙子之间时，母亲才为我解开了谜：葱需要疏松透气松软的土壤，沙子能让土壤更通透。别看小葱秧针尖儿细，它们的力量大着呢，能从沙子里钻出来，还会越长越壮。

看似柔弱稚嫩，不堪一击的小生灵，它们不屈服，不妥协，用执着而充满力量的脊背顶破了土地，找到了自己的春天。

——摘自《广州日报》

## 另类花期

◇徐徐

办公室西边有个花坛，春夏之际，各种花儿竞相绽放。到了冬天，花坛里则是一片萧瑟。上周，我无意间发现花坛里的茶花开了。朵朵茶花花色深红，蕊蕊大

黄。

茶花是另类吗？在别的花尽情绽放时，它纹丝不动；而在别的花都已无影无踪时，它却绽放出出美艳的色彩，一枝独秀。

当然不是！在冬日里绽放，就是茶花的属性，或者说天性。它根本不是另类，也不是不合群，它的花期就是在冬季。

在任何群体中，总会有个别入，跟别人的表现不一样，他们是古怪另类吗？不是，只不过是性

格使然罢了。所谓的“另类”，大多是外界强加给他们的，是以绝大多数人制定或遵循的标准来衡量的，而不是按照个体的独特性来看待的。

部分家长在教育孩子上亦是如此，看到别的孩子在火红地绽放，急了，怕了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也要求自家孩子跟着去绽放，完全忽略了差异性。一旦孩子一时绽放不了，或者绽放得不够美好，就会给孩子施压，忘了每个孩子都有不同花期这回事。

结果，过多的施压和催促，往往会让本该能绽放出大美的花朵开不好，甚至不开了。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## 丑树之美

◇黄小平

游客们站在一块岩石前，观赏着岩石上的一棵树。

树从岩石窄小的缝隙里长出来，树身扭曲、变形，树干龟裂、满是疤痕，树枝干瘦、冷硬，树叶稀疏、色泽黯淡。

“这棵树不仅谈不上美，甚至可以称得上丑陋了。一棵丑树，为什么成为这个景区的一景呢？你们在这里观赏，又是观赏它什么呢？难道是观赏它的丑吗？”导游问。

“从外形来看，这棵树是丑，但美除了外在美，更有内在美，它更深沉、更持久、更耐看。这棵树的美，就美在它的内在，美在它不屈服于恶劣环境的强大生命力和顽强意志，美在它的骨子里，是骨子里透出的美。”一位游客说出他的看法，同时也代表了大家的心声。

天地有大美。但美，更要懂得如何去欣赏它。

——摘自《广州日报》

## 时间解药

◇高自发

小小厨房也有大学问。比如，饭勺上粘了饭粒，及时用水一冲或抹布一抹就干净了；如果粘得久了，饭粒变得干硬，紧紧附着在饭勺上，想把它立刻弄掉已非易事。最省力的办法是把饭勺扔到水里泡一泡，等饭粒泡软了，用抹布轻轻一擦就干净了。

饭粒变硬，牢牢地粘在勺子上，是时间太久的缘故；想让饭粒变软，需要长时间泡在水里才行。

由此可见，很多因为时间导致的问题，最好的解决办法往往也是时间。一般说来，形成问题的时间会有多长，解决问题的时间也会有多长。很多时候，遇到难题如果没有对症下药，效果就会适得其反。时间就如一味灵丹妙药，若把问题交给它，答案反而会慢慢显现。

等待，有时反而比仓促动手的效果更好。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## 春讯

篱篱 摄



## 静下来的日子

◇龙少

模样，安静地站在原地等一场春风。阳面的草开始泛绿，星星点点的绿意像刚刚睡醒的孩童，我的猫有时候会去那里打个滚儿，沾着一些枯草叶片回来，像是冬日留下的礼物，被一只猫带回了庭院。

阳台上长寿花的花苞就要开了，怒放前的平静，是一场浓郁的沉寂。我喜欢喝茶的间隙不时去看几眼，生怕它们酝酿已久的美被我错过。这是一种花期特别长的花朵，恰好对应了自身的名字，从星星点点的绿色花苞，到浓郁的、夺目的红色需要近乎两个月的时间，我时常想，这大抵也是最为考验主人耐性的花朵，一点点饱满，一点点绽放，再到一点点枯萎，大半年时间就这样悄无声息过去了。它的花朵很小，一瓣一瓣紧紧簇拥着花蕊，纤细而精巧，往往是好几朵簇拥在一起，挨挨挤挤的极为热闹。这在萧条的冬天是多么难得的存在，火红而浓烈，繁茂的色彩让人忘记了窗外的寒冷。

我在客厅和阳台之间走动，我的猫喜欢跟在我身后，有时会贴着我的脚腕卧下去，这应该是它的安全感吧，我时常想。

如果一只猫也需要安全感，这份感

凡本版所采用稿件作者，请与本报编辑部联系，领取稿费。